

世界婚恋小说丛书·美国卷

离 婚 的 季 节

蔡茂友 主编



华夏出版社 1994·北京



离婚的季节



(京)新登字 045 号

世界婚恋小说丛书·美国卷

离婚的季节

蔡茂友 主编

*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新华书店经销

衡水地区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25印张 200千字 插页2

1994年4月北京第1版 1994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册

ISBN7-5080-0354-3/I·361

定价:6.80元

出版前言

“世界婚恋小说”丛书(10种)是以婚恋为题材的中外中短篇小说名作选集,其中主要是变态婚恋小说。

婚姻恋爱是人生的重大基本问题之一,也是作家们不断表现和探索的一个领域。统观世界文学史,讴歌美好爱情、颂扬幸福婚姻家庭的名作固然举不胜举,但另一方面,变态婚恋的题材也引起不少作家们的关注。所谓“变态婚恋”,系指婚姻恋爱中一切异常的、病态的、扭曲的心理和行为。时代的衍进,思潮的嬗变,风俗的演化,民族的文化机制,个人心理的隐微,都会在婚恋作品中聚焦,集中折射出人类生活的复杂性。编选这样一套世界范围的婚恋小说丛书,旨在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和窗口,欣赏作家的生花妙笔,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认识世界各国的世态人情,洞察人类心灵的内在奥秘,反思婚姻恋爱的成败得失,从而为走出婚恋误区,做出自己的思考与判断。

目 录

教长的黑面纱.....	纳·霍桑(1)
神秘的上海小姐	兰斯顿·休士(14)
离婚的季节	约翰·契弗(24)
伤心咖啡馆之歌	卡森·麦卡勒斯(37)
维纳斯,丘比特,罪恶和时间	彼特·泰勒(99)
抽签.....	雪·杰克逊(129)
一个中年妇女的爱情故事	威廉·特雷弗(140)
还有点用处.....	约翰·厄普代克(155)
肉体.....	卡洛尔·欧茨(162)
正派的女人.....	凯特·肖班(187)
爱的迷惘.....	罗·鲍斯威尔(192)
微乎其微的损失.....	劳拉·弗曼(237)
后记.....	(255)

教长的黑面纱

纳·霍桑

纳撒尼尔·霍桑(1804~1864) 是美国 19 世纪重要的浪漫主义小说家。他一生除了担任税关职员和出任海外领事外,几乎都在从事写作。

霍桑的作品大都以新英格兰殖民时期的生活为背景,主要通过对人们思想冲突和心理活动的刻画来表现宗教在人们思想和生活上的烙印,以及宗教对人的精神的摧残,对人性、人权的压抑,造成了人的精神世界的复杂矛盾。同时,霍桑通过揭露清教徒的宗教伪善、上层分子的虚伪道德,不自觉地反映了其所处时代的种种弊病。

霍桑的创作很丰富,重要的作品有短篇小说集《重讲一篇故事》、《古屋青苔》,长篇小说《红字》、《七个尖角阁的房子》、《福卡传奇》等。这里选的是他的短篇《教长的黑面纱》。

米尔福德对礼拜堂的司事站在廊子上忙着拉扯系钟的绳子。村里的老人弯腰曲背沿街走来。孩子们笑脸盈盈,跳跳蹦蹦地跟在父母身边,有的则神气十足地迈着庄重的步子,显示自己一身过礼拜日的新装。衣冠楚楚的小伙子侧眼偷觑好看的姑娘们,觉得礼拜日的阳光使她们比平时更为动人。当人群大部分走进礼拜堂的门廊后,司事开始摇铃,同时注视着胡波牧师的门口。牧师一出现就是停止铃声的信号。

“胡波牧师可弄了什么在他脸上呵？”司事惊讶地大叫。

听见的人全都立刻转过身来，望见胡波牧师若有所思地缓缓地 toward 礼拜堂走来。人们不约而同地怔住了，就是有个陌生的牧师占据了胡波先生的布道坛，也不致使他们这样吃惊。

“你敢确定那是我们的牧师吗？”教友葛雷问司事。

“没错儿，是咱们的胡波牧师，”司事回答说，“他今天本该与威斯伯利教区的舒特牧师对换，可是舒特牧师要做一次葬礼祈祷，昨天捎信说不来了。”

引起如此震动的原因，乍看去其实不值得这样大惊小怪。胡波年近三十，颇具绅士风度，虽然还独身，但衣着整洁，象牧师应有的那样；仿佛有一位细心的妻子为他洗浆了圣箍，刷去了礼拜日用的外衣上的一周来的积尘。他的外表只有一点引人注目：那就是箍在额上，遮住了脸庞的一面黑纱；黑纱低垂，随着他的呼吸微微颤动。从近处看，那原是两层绢纱，除嘴和下颏外把五官全都遮住了，不过似乎并没有挡住他的视线，只是把眼前的一切生灵和木石之物都投上了一层阴郁的色彩。胡波牧师眼前带着这片阴影，缓慢地、沉静地走来。他象心不在焉的人那样，微驼着背，两眼望着地下，可是对站立在礼拜堂台阶上的教民还是和蔼地颌首致意。他们却看呆了，顾不得还礼。

“我简直没法相信那块黑纱后面真是咱们胡波牧师的脸。”司事说。

“我不喜欢这块头纱，”一个老姬蹒跚地走进礼拜堂，一面喃喃自语，“他把脸这么一遮，整个的人就变成了一个可怕的怪物。”

“我们的牧师疯了。”教友葛雷一面说一面跟随着她跨过门槛。

在胡波牧师出现之前，不可思议的怪事早就在礼拜堂里传开了。教友们都骚动起来，谁都忍不住回头朝门口望去，有人索性站起来转过身，有几个小男孩爬上座位的靠背又摔了下来，造成一片混乱。礼拜堂里乱哄哄的，不是女人们的衣裙窸窣作响，就是男子

们的脚步拖踏移动，与平日迎候牧师莅临而应有的肃静大不相同。可是胡波牧师似乎没有注意到教民的不安。他几乎毫无声息地走过来了，对坐在礼拜堂两边的会众微微点头，走过最年长的教民身旁时躬身致敬。后者是位白发老人，坐在礼拜堂通道中间的一张沙发上。最奇怪的是可敬的老人对牧师外表的异常竟毫无觉察。他好象也没有感受到周围的惊奇，直到胡波牧师由转梯上了布道坛，面对着教友，而与他们之间隔着一层黑纱，这时老人才若有所悟。牧师脸上那个神秘的标志一刻也没有摘下。他领唱圣诗时，那片纱随着他的呼吸起伏；他宣讲圣经时，面纱的阴影也挡在他和圣书之间。他祈祷时，面纱沉甸甸地贴在他仰起的脸上。他莫不是要在他向之祈祷的敬畏的上帝面前隐藏自己的面孔吗？

小小一块黑纱，震动如此之大，不止一个神经脆弱的妇女承受不住，提前离开了会场。可是在牧师眼里，面色苍白的会众或许就象他自己的黑纱在他们眼里一样，也是这样可怕啊。

胡波牧师布道称职，为人所公认，但他并不擅长辞令。他力求通过温和的感化作用引导人们朝向天堂，而不是用奔雷般的言辞，鞭策他们前往。这一天，他的布道在风格和方式上也仍具有他以往的特点。可是，也许是由于其中流露的情绪，也许是听众的想象力，总之，他今天的演说辞是他们所听过的最强有力的一篇。它比往常的布道更带着胡波牧师温良的阴郁的性情。布道的主题是讲隐秘之罪和人们对最亲近的人、对自己的良知都要遮藏不露的隐私，甚至忘却了全能的上帝是能洞察一切的等等。牧师的一字一句都有着一种神秘的力量。会众的每一个人，从天真无邪的少女到铁石心肠的恶棍，都觉得躲在可怕的面纱后面的牧师正悄悄逼来，洞察了他们思想行为的全部罪恶。不少人把叉着的双手按在胸前。胡波牧师的话语并不可怕，至少并不激烈。尽管如此，他的忧郁的声调的每一个颤音都使听众发抖。会场中，与恐惧相随而来的是一种意想不到的悲怆。听众强烈地感到牧师的异常，他们盼望一阵清风把

黑纱吹开，而他们几乎相信，露出来的会是另一个陌生的面孔，虽然眼前的形体、举止和声音明明属于胡波牧师。

礼拜刚一结束，人们不讲规矩，前拥后挤地跑了出来，急不可待地要交流一下压抑了许久的惊异；而且，眼前一没有那块黑纱，人们的心情显然轻松起来。有的围成小圈，挤在一起窃窃私语；有的独自走回家，一路陷入沉思默想；有的故意大声说笑，亵渎安息日。有几个人自作聪明地摇摇头，暗示说他们能识破这一秘密；有的人声称这中间根本没有什么奥妙，只不过深夜的灯火损伤了胡波牧师的视力，需要遮蔽。过了片刻，胡波牧师随着教民也走出来了。他那蒙着面纱的脸从这群人转向那群人，他向白发苍苍的父老表示敬意；又以和蔼的尊严风度招呼中年人，如同是他们的朋友和精神向导一样；而转向青年人时则显示着爱护与威严；他还把手放在孩子们的头上，为他们祝福。这都是他每逢安息日的老习惯。可是今天，回报他的礼仪的只有惊奇和迷惘的目光。没有一个人象往常那样攀附牧师与他同行。桑德斯老爷，无疑出于疏忽大意，忘记邀请牧师进餐；自从牧师在此地就职以来，几乎每个礼拜天都是在桑德斯家的餐桌上祝福的。这一天，他只好独自回到住宅；在关门时，他回头看了一眼盯着他的背影的众人。一丝忧伤的苦笑从黑纱背后露出来，隐隐闪烁在嘴边，然后随便同牧师一起消失了。

“真怪，”一位妇女说，“这样一面普通的黑纱，妇女们常系在帽子上，为什么在胡波牧师的脸上就变得这么可怕？”

“胡波牧师的脑子准是出了毛病，”她的丈夫，村里的医生说，“最难捉摸的是他这怪癖给人们的震动。连我这样一个理智的人也不例外。这面黑纱，虽然只遮住了牧师的脸，却影响着他整个人，使他从头到脚都带着鬼气，难道你不觉得吗？”

“一点也不错，”他妻子说，“我说什么也不敢一个人跟他在一起。我真纳闷他自己怕不怕自己！”

“人有时会自己怕自己的。”她丈夫说。

下午的礼拜情况与上午完全一样。礼拜结束后，为一位少女鸣响了丧钟。亲戚和朋友都聚集在那家房屋里，关系疏远些的相识则站在门口，谈论着死者的美德。突然他们中断了谈话——胡波牧师出现了，仍然带着那面黑纱，现在它倒是恰当的徽记了。牧师走进了停放遗体的房间，在棺材前躬身与自己已故的教民做最后的告别。他低下头去时，黑纱从他额头上直垂下来，死去的少女要不是永远合上了眼睛，就会看见他的面孔的。胡波牧师这样急忙拉好面纱，莫非是害怕她的目光吗？有人亲眼观察了这次生者与死者之间的会面，毫无犹疑地说，在牧师露出面孔的一刹那，少女的尸体战栗起来，尸衣和那薄纱的帽子也跟着微微抖动，虽然死者的面容仍保持着死亡的宁静。一个迷信的老太婆是这桩奇迹的唯一见证人。胡波牧师离开遗体去到哀悼者的房间，然后走到楼梯口，开始为死者祈祷。这是一篇深情的、感人至深的祷文，充满了悲痛，而又注入了天国的希望，在牧师最悲伤的语音之间，似乎依稀听到了少女的纤指在轻轻拨动着天堂的琴弦。人们听着觉得不寒而栗，虽然他们并不解其中深意。祷告中说，但愿他们大家，和他自己，还有一切世人，都能象这位少女一样，从容地迎接撕下面纱的最后时刻。抬棺材的人吃力地走着，随后是哀悼的人群，死者在他们前面，胡波牧师戴着黑纱在后面，使得整个街道充满悲伤的气氛。

“你为什么往后看？”送葬队伍里有人问他的同伴。

“我有一种幻觉，”她回答道，“似乎牧师和少女的精灵手拉手在一起走着！”

“我也这样觉得，也是在那一瞬间。”

当天晚上，米尔福德村里最漂亮的一双男女要举行婚礼。胡波牧师平素是个忧郁的人，但在这种场合总有一种平静的喜悦，比喧闹作乐更能引起共鸣的笑脸。胡波牧师的这一特点比什么都更赢得他的教民的爱戴。婚礼上的宾客焦急地等待他的到来，满心以为整日里笼罩着他的那奇异的恐惧气氛，现在一定会烟消云散。可是

结果并不是这样。胡波牧师一进门，人们第一眼看见的便是那可怕的黑纱，它曾为葬礼增添了更深的哀痛，现在给婚礼带来的只能是凶兆。宾客们顿时觉得似乎有一朵乌云从黑纱后面滚滚而来，遮住了花烛的光亮。新婚夫妇站在牧师面前。但是新娘冰冷的手指在新郎发抖的手里颤栗着，她象死一样的苍白引起人们窃窃私语，说这是下午刚下葬的那个姑娘从坟墓里出来进入洞房。如果世上还有比这更惨淡的婚礼，那就是响起丧钟的那著名的一次了^①。在仪式之后，胡波牧师举杯向新人祝贺。他的声调温和轻快，象炉中欢乐的火花，照亮客人们的脸。可就在牧师举杯的瞬间，他在穿衣镜里看见了自己的形象，黑纱使他自己也卷进征服众人的那种恐惧之中。他全身颤抖，嘴唇发白。他把尚未尝过的酒洒在地毯上，直冲进茫茫的黑夜里。原来，大地也戴着自己的黑纱。

第二天，米尔福德全村只有一个话题，那就是牧师的黑纱。黑纱以及它背后的秘密成为街谈巷议和妇女在窗前饶舌的材料。它是酒店老板向顾客报道的头条新闻。孩子们在上学的路上也噘噘喳喳地说着它。一个学样的小家伙用一块旧黑手帕遮住了脸，这恶作剧不但使同学们胆战心惊，把他也吓得几乎神智错乱。

说来奇怪，教区里那些多嘴的、好打听的人们，没有一个敢直截了当地把问题提到胡波牧师面前，问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在过去，每当他有一点事情需人过问时，给他出主意的从不乏人。他自己也乐于听从别人的规劝。如果说他有什么过失，那就是极端缺乏自信，哪怕是最温和的责备也会使他把微不足道的小事看成犯罪。尽管尽人皆知他这过分随和的毛病，可是教民中间没有一个人提起黑纱的事，对他进行善意的规劝。一种既不明说，又掩盖不住的恐惧使大家互相推诿，最后只好采取权宜之计，派出教会代表和胡波牧师面谈，以免黑纱问题发展成为丑闻。从来没有一个代表团履

^① 见霍桑的短篇小说《婚礼上的丧钟》。

行职务象他们这样失败过。牧师友好客气地接待他们，但就座后却一言不发，把挑开这个重大议题的重担全部留给他们。这显而易见的议题可能已在胡波牧师的意料之中。黑纱箍在胡波牧师的额头上，遮住了他的面部，只露出两片安详的嘴唇，嘴角上有时挂着一丝苦笑。可是在他们的想象中，那块黑纱却似乎挂在他的胸前，是挡在他和他们之间的一个可怕的秘密象征。黑纱一旦拉开，他们就可以无拘束地谈论它，可是在拉开之前却不便启齿。于是他们就默然无语，心绪烦乱地呆坐着，不安地躲避着胡波牧师的目光。他们觉得这看不见的眼光一直盯在他们身上。最后，代表们无可奈何地回去了，向推举他们的人交代说，事关重大，如果还不必要求召开宗教大会的话，也必须举行教会会议。

黑纱使所有的人心惊神悸，但村中却有一个人不曾被吓住。代表们没有带回什么结果，甚至没有敢于提出问题，她却以自己个性的宁静的力量，决定亲自来驱散那越来越黑沉沉地堆集在胡波牧师周围的奇怪的阴云。作为他的未婚妻，她有权知道是什么隐藏在黑纱之下。她借牧师来访的机会，简单、直率地挑开话题，这样就使得事情对他们俩都容易些了。牧师坐定后，她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块黑纱，但看不出镇慑众人的那种恐怖气象：那只不过是双层的绢纱，从额头垂到嘴边，随着他的呼吸微微颤动。

“不，”她笑着大声说道，“这块纱没有什么可怕，只不过遮住了一张我喜爱的脸庞。来吧，我的好人，让太阳从乌云后露面吧。你先把黑纱摘下，再告诉我你为什么那样做。”

胡波牧师的脸上闪过一丝若有若无的微笑。

“那个时辰会来的，”他说，“那时我们都必须摘下面纱。要是在那时辰到来之前，我一直戴着它的话，就要请你不要介意了，亲爱的教友。”

“你的话也全是谜语。请你至少把遮住你的真话的纱摘去吧。”

“伊丽莎白，我愿意的，”他说道，“只要在誓言允许的范围之

内。要知道，这纱是记号和标志，我受誓言的约束，必须永远蒙戴，无论在光明还是黑暗之中，独自一人还是众目睽睽之下，也无论是处于陌生人还是亲密的朋友之间。总之，尘世间没有人能看到它摘下。这凄凉的阴影必定把我和人世隔绝，甚至你，伊丽莎白，也永远不能到达它的后面！”

“什么灾难落到你头上？”她热切地询问，“致使你要永远遮暗自己的眼睛？”

“如果说它是哀悼的象征，”胡波回答，“那么，和大多世人一样，我的痛苦如此凄楚，需要黑纱来打上记号。”

“可是万一世人不相信那是无邪的悲痛的象征呢？”伊丽莎白再次追问，“尽管人们爱戴你尊敬你，难免会有流言说你隐藏自己的面目是由于犯下了不可告人的罪恶。为了自己的神职，求你澄清这种流言吧。”

她向他暗示了村里流传的那些谣言的内容，说着自己脸上也泛起红云。可是胡波牧师仍然是那样沉着。他甚至又微笑了一下，——还是那种悲伤的微笑，它象一道微光从面纱的阴暗处透露出来。

“如果我为悲痛而隐藏自己的面孔，这理由就很充足了，”他回答说，“如果我是为不可告人的罪恶而遮住它，那么请问，难道有什么人可以不这样做吗？”

他就这样温顺而又固执地拒绝了她的一切乞求。最后伊丽莎白沉默了。有一会儿工夫她陷入了沉思，似乎在琢磨还有什么新方法可以把自己的未婚夫从这样阴暗的狂想中拉出来。显然，它即使没有别的含义，也至少是神智不清的征兆。虽然她的性格比他坚强，泪珠也从她脸颊上滚了下来，可是一瞬间，一种新的感情代替了悲痛：她正漫不经心地望着黑纱，突然，好象空中骤然出现了一片薄暮的昏暗，面纱的恐怖包围了她。她站起来，在他面前吓得发抖。

“啊，你终于也感觉到了吗？……”他悲哀地说。

她没有回答，用手捂着眼睛，准备离开房间。他冲上去抓住她的手臂。

“对我耐心些吧，伊丽莎白，”他激动地叫喊，“尽管这面纱今生今世必定要挡在你我之间，也不要抛弃我吧！只要你成为我的，在来世我不会再蒙戴黑纱，也不会有黑暗隔开你我的灵魂！这只不过是现世的面纱，不是永恒的！啊，我一个人在黑纱后面是多么孤独，多么害怕！不要让我永远留在这悲惨的黑暗中吧！”

“把面纱只摘下一次，对着我看一眼。”她说。

“不，那永远办不到！”胡波牧师回答。

“那么，别了。”伊丽莎白说。

她抽回自己的手臂，慢慢地走开，在门口停下来，战栗着向他长久地望了最后一眼，好象要刺破黑纱的秘密。即使在悲痛中，胡波牧师还是微笑了。他想到，把他与幸福拆开的，只不过是这么一个物质的象征。其实，这物件所投下的阴暗的恐怖才必定会在最亲密的情侣之间造成隔阂呵！

从那以后，谁也不再设法使胡波牧师摘下黑纱，也不盘问他关于黑纱的秘密。有些人自认为超越常人的见识，指出那只是一种怪癖，这种怪癖常在正常人身上与理智的行为混合在一起，使他们显得处处反常。可是在众人眼中，胡波牧师是不可求药的怪物。他不能平静地在街上行走，因为，总会发现胆小怕事的人躲着他，而另一种人则存心挡住他的去路来显示自己的大胆。后一种人的骚扰迫得他放弃了日落时到墓地的散步。因为每当他倚栏沉思时，墓碑后面就会有人探头偷看他的黑纱。传说是死人的凝视引他到墓地去的。使他痛心的是孩子们见到他就飞跑开去，他那忧郁的形象还离是很远，他们就中断了最快活的游戏。他们本能的恐惧比什么都更使他最痛切地感到，有一种非凡的恐怖交织在黑纱的经纬之中。事实上，他自己对黑纱也极端厌恶，这是众所周知的。除非不得已，

他从来不到镜前，也从来不饮静止的泉水，以免在清泉宁静的怀抱中看到自己而吓一跳。从这里便引出许多流言蜚语，说胡波牧师犯下了掩盖不住而又只能隐约暗示的滔天大罪，致使他良心备受折磨。于是黑纱背后仿佛有阵阵乌云向阳光滚去。这罪孽与哀痛的混合物包围了可怜的牧师，使得爱与同情永远到不了他身边。据说魔鬼在黑纱背后与他相会。他就这样永远笼罩在黑纱的阴影之下，充满了内心的战栗和对外界的恐惧，时而在自己的灵魂黑暗中摸索，时而透过那层薄雾，凝望着惨淡的世界。据说就是肆无忌惮的风也尊重他那可怕的秘密，从来不把那片薄纱吹起。不过每当胡波牧师走过熙攘的人群时，还是对芸芸众生的模糊面影凄然微笑。

尽管有这么多弊端，黑纱却有一个长处，那就是助长了胡波牧师布道的威力。他借助于那神秘的象征物——因为没有其它明显的原因，——对罪孽深重而陷入痛苦的灵魂具有异常的力量。被他领回正路的人对他怀有特殊的恐惧。他们断言，尽管出之于委婉的方式，他们在回到天国的光明大道之前，曾和他一起沉落在黑纱的背后。真的，黑纱的阴影好象能使他与一切阴暗的感情共鸣。垂死的罪人大声叫着胡波牧师，非等他出现才肯咽气，可是当牧师弯身向他们低声抚慰时，他们就颤抖起来，因为蒙纱的面孔离他们这样近。黑纱造成的惊骇恐怖，甚至在死亡面前也不稍减！陌生人从远方专程来听他布道，只因看不见他的脸，所以偏要看看他这个人，以资消遣。可是其中许多人来时心情轻松，走时却战战兢兢。有一次，在贝尔切总督的任期内，胡波牧师被指派作选举的布道辞。他戴着黑纱站在长官、长老会和代表们跟前，给他们留下极深刻的印象，以致那一年通过的法案竟具有早期宗法统治时期的阴郁和虔诚。

胡波牧师就这样度过了漫长的一生。他行为无可指责，但阴暗的怀疑笼罩着他。他和蔼仁慈，但不为人所爱，甚至引起无名的恐惧。他与世人隔绝，他们的健康和快乐与他无缘，而陷入临终的痛

苦时却总要他帮助。流年似水，在牧师蒙着黑纱的额头上洒下了白霜。他在新英格兰一带的教会里颇有名望，获得了胡波神甫的尊称。他刚到职时已经成年的一代现已相继去世。他的教民一部分在礼拜堂里，更多的则在墓地上。终于有一天，他自己大功告成，生命临到黄昏的尽头。现在轮到胡波神甫长眠了。

在老教长的病榻前，烛光惨淡，人影依稀可辨。他没有任何亲戚。在场的有仪表端庄而无动于衷的医生，他正设法使病入膏肓的老人减轻痛苦。教会长老和其他各位以虔诚著称的父老也在场。威斯伯利教区的克拉克牧师，是个热心的年轻人，他骑马赶到垂危的教长床前为他祈祷。还有护士，那可不是专门照料垂死病人的雇工，而是独一无二的那一个。她那含蓄的感情在沉默和孤独中经受了岁月的寒霜而持久不衰，直到这死亡的时刻。这就是伊丽莎白！除了她还有谁呢？胡波神甫那白发苍苍的头躺在死亡之枕上，黑纱依然箍在额头，遮住了脸，随着他挣扎的每一次呼吸而微微颤动，终其一生。那块黑纱悬在他与人世之间，隔绝了人情温暖和爱情幸福，把他禁锢在最凄凉的监狱之中，那就是他自己的心！那块纱现在仍然贴在他的脸上，似乎使得那阴暗的病室更加黯淡，并且在他面前挡住了来世的光辉。

他已经神志不清许久了，他怀疑地徜徉于过去和现在之间，有时竟跨进未来世界的一片混沌里，不时发着高热，辗转反侧，消耗了所剩无几的气力。即使在最痛苦的痉挛挣扎中，在最荒诞无稽的昏迷狂想中，当任何思想都失去了理智的力量时，他仍然提心吊胆生怕黑纱掉落。其实，即使他那迷惘的灵魂会有所疏忽的话，坐在他枕边的忠实伴侣也会转过脸去为他遮住那副衰老的面孔。她最后一次看见他时还是他正当盛年的韶秀容颜。最后，濒死的老人在精神与肉体的极度疲乏之中平静地躺着，脉搏几乎感觉不到，除了偶尔一阵深长而又不规律的呼吸预示灵魂即将离去以外，气息也渐渐微弱了。

威斯伯利教区的教长走近床头。

“可敬的胡波神甫，”他说道，“你解脱的时刻到了。你是不是已准备好撤除那隔绝现世和永生的屏障？”

胡波神甫开始时只轻轻把头动了一下作为回答，后来，恐怕他的意思不够明确，又勉强提起精神说道：

“是的，”他有气无力地说，“我的灵魂等待着这个时刻，已经疲惫不堪了。”

“你要考虑到，”克拉克教长接着说，“象你这样一个毕生献身于宗教的人，思想行为圣洁高尚，用凡人的尺度衡量可谓完美无瑕的典范。这样一位教会长老，怎能给人留下话柄，玷污你身后的美名？我的兄弟，我请求你，不要让这种事发生吧。在你走向永生的时候，让我们有幸瞻仰你光辉的容颜吧。在撤除永生的屏障之前，让我先掀去你脸上的这黑色的屏障吧。”

说着，克拉克就探身要去揭开这个多年的秘密。这时，胡波牧师突然显出这样的力量，把周围的人都吓了一跳：他费力地从被子下面伸出双手，死命按住了黑纱，决心作一番争斗，如果威斯伯利的教长竟跟垂死的病人动武的话。

“不！永远不！”戴着面纱的教长叫道，“今生今世，绝对不！”

“莫测高深的老人！”吓坏了的威斯伯利教长叫道，“你的灵魂是带着怎样可怕的罪孽去面临最后的审判！”

胡波神甫快要断气了，最后的气息在喉咙里咯咯作响。他双手拼命向前摸索，抓住那即将逝去的生命，以便把话说完。他甚至在床上坐起身来，在死神的怀抱中瑟瑟发抖。这时，黑纱垂挂着，把整个一生的恐怖都聚集在一起了。那情景可怕异常。神甫脸上常见的忧伤的苦笑又在黑纱的暗影后面若隐若现，逗留在他的嘴边。

“你们为什么独独见了我怕发抖？”他说着用戴面纱的面孔朝着那些面色苍白的围观者环视一周，“你们彼此见面也该发抖！男人躲开我，女人没有恻隐之心，儿童惊叫跑开，只不过因为我的